

乡土人物在不同文体中的不同塑造路径

——读李传华的《光村记》

□ 李昌鹏



AI制图

李传华的新作《光村记》以具象化人物为载体，留存江汉平原光村的生命温度与生存韧性。这让笔者想起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。韩李两位作家的老家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湖北，都在海南生活过多年，马桥人物为文化隐喻的载体，光村人物为生活本真的化身，小说和随笔截然不同的人物塑造路径，构建起两座各具精神特质的乡土人物画廊。其间，人物形象的差异与精神共鸣，既折射出不同时代作家的认知视角，更共同勾勒出乡土中国的人性精神底色。

《马桥词典》早已为广大读者熟悉。马桥的小说人物更像文化符号的载体，他们的性格、命运与马桥的语言、习俗、权力结构深度绑定，揭示出乡土文化的深层逻辑。这种塑造逻辑使得《马桥词典》的人物具有强烈的思辨性，读者通过人物的命运轨迹，能清晰地触摸到文化、权力与人性的复杂关联。《马桥词典》有着《光村记》所不具备的深度和厚度。《光村记》为新出版的随笔新作，并不为人所知，但拥有散文所独具的真实力量。生活在光村的“散文人”，其塑造则遵循生活化与个性化的原则。李传华以亲历者的视角，将一个鲜活立体的乡村个体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，让人物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与时代变迁的浪潮中自然生长。因而，光村人物没有宏大的文化隐喻，却带着泥土的温度与生命的韧性，成为光村岁月真实的见证者。

在李传华的《光村记》中，信用社主任高瘦如鹤，常年抱着装满茶叶的玻璃瓶，他不热衷公事却威望极高，更以满箱藏书滋养了少年时代的作者，其形象融合了知识分子的儒雅与乡贤的宽厚；

柳开武作为从兴山迁徙到光村的外来者，身材魁梧、风趣豁达，身患尿毒症仍以乐观对抗苦难，彰显农民在生存压力下的生命韧性；小枚姐读完高中后回乡务农，敢闯敢拼，种西瓜、甜菜改善家境，为牺牲的恋人坚守一生，甚至未婚生子为其留后，她的故事交织着爱情的执着、亲情的责任与时代的印记。李传华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都植根于光村的生活土壤。作者通过精准的细节描写——雷主任下棋时不服输的“老顽童”模样、柳开武打着巨石时青筋暴起的神态、小枚姐面对流言时坚定的眼神——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，成为读者可感可知的生命个体。这种塑造逻辑使得《光村记》的人物具有感染力，李传华自然主义的散文笔法反思不足，但读者在共情人物命运的同时，也能深刻体会到乡土生活的质感与温度。

《光村记》中的人物始终坚守着生存韧性与人性的善意，他们的精神世界虽朴素却坚定，在贫困与变革的双重压力下，绽放出人性的微光。光村生活在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区的过渡地带，土地贫瘠、资源匮乏，但他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对道义的坚守。雷主任作为光村的“名门望族”，没有居高临下，反而以宽厚之心关爱乡邻，他将珍藏的书籍借给爱读书的少年，在邻里发生矛盾时主动调解，其身上体现的崇文重教、友善睦邻的品质，是乡土社会隐性伦理的生动体现。柳开武作为外来迁徙者，在光村扎根立足，他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，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苦难。身患尿毒症后，他没有被疾病击垮，依然保持着“人生不过一杯酒”的豁达，呈现了农民在苦难面前的生命韧性。

小枚姐在恋人牺牲后，不顾世俗流言，坚持生下孩子为其留后，为恋人的父母养老送终，她的坚守既是对爱情的忠贞，更是对道义的行践，展现了乡土女性的坚韧与担当。这些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平凡的生活坚守着善良、坚韧、诚信的品质，构成了光村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《马桥词典》的人物塑造带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，韩少功通过人物的命运轨迹，审视着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困境与人性的迷失。马桥人物的命运，反映传统乡土文化对个体价值的冲击，展现现代文明对乡土生态的碰撞，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困境的重要样本。《光村记》的人物则以亲历者的身份，见证从集体化时代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变迁，李传华的书写始终保持着克制的悲悯，出于一种民间视角，秉笔直书，强调散文的实录，侧重于个体性。光村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，集体化时期的物资匮乏塑造了他们的节俭与坚韧，分田到户后的变革激发了他们的勤劳与智慧，打工潮与乡村振兴则改变了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。

在李传华的笔下，雷主任的五个子女全部考上大学，其中老三更是成为全县第一个清华生，他们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的结果，也折射出高考制度恢复为乡村青年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；小枚姐从种西瓜创业到成为村妇女主任，她的人生转折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乡村带来的发展机遇；老三从兴山迁徙到光村，却因懒惰与懈怠导致家庭败落，他的遭遇则反映了时代变革中个体选择对命运的影响。这些人物既是时代变迁的受益者，也是时代转型的亲历者，他们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叙

事，却以个体的悲欢离合，记录下中国农村数十年的发展轨迹与精神变迁。

光村人物与马桥人物的塑造路径固然不同，但这些人物的精神内核深深扎根于乡土土壤，承载着乡土中国的精神根脉。无论是《马桥词典》中符号化的文化载体，还是《光村记》中生活化的生命个体，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乡土社会最本质的精神特质——对土地的眷恋、对生存的执着。此外，乡土文化中的善良、坚韧、诚信等品质，这些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两部作品的人物身上得到印证，这便是托举我们在时代变迁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。《马桥词典》与《光村记》的人物形象，如同乡土世界的两面精神镜像，一面照见文化的复杂与人性的困境，一面映出生活的本真与生命的韧性。

《光村记》

作者：李传华
出版社：北京国文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3月

内容简介：
《光村记》全书共计28万字，是一部饱含深情的随笔佳作，作者以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区交界的光村为圆心，用碎片化的记忆拼图，勾勒出一幅跨度数十年的乡村精神图谱。



书是黑夜亮起的灯塔

□ 王雪荣

2023年10月初，一纸确诊，把我推入无边黑暗。化疗、靶向治疗，一次次把我推到生命的边缘。每21天一个周期的治疗，如同一场煎熬，让我痛不欲生。吃什么吐什么，到后来，只要看见食物，心里就泛起阵阵恶心。化疗过后，全身绵软无力，整日躺在床上，连起身都觉得艰难。身体的疼，有时像千万把钢刀在钝钝地切割，疼得我止不住落泪；有时又像无数蚂蚁在骨血里啃噬，又麻又痛，彻夜难眠。

这种看不到尽头的苦，一点点磨掉了我的心气。很多时候，我心灰意冷，甚至想：算了，不治了，就这样放弃吧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网友“月亮湖”给我发来消息。她说，雪荣推荐你读一本书，蔡磊写的《相信》。她对我说：“书是人类开启智慧的钥匙，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读书，就是读人生，读祖先，读作者，也读你自己。我知道你现在迷茫、困惑、悲伤、孤独，读书吧，书能让你的生命重新扬起风帆，是你黑夜里亮起的灯塔。”

月亮湖是大学老师，也是爱书之人，她推荐的书，一定适合此刻的我。道谢后，我立刻上网，找到了《相信》的电子读本。

书中写道，作者蔡磊在2019年9月30日，被确诊为渐冻症。那时的他，事业正盛、家庭美满，孩子才刚满一岁。他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记录，更是想给所有身处困境、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一点光、一点力量。这本书不是空洞的鸡汤，而是他用生命书写的“最后一次创业”。写到后期，他的身体不断恶化，连文字校对，都只能用脚完成。

还没细读内容，我先被这个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。我不过是癌症中晚期，和蔡磊比起来，已经幸运太多。我疼过几天，至少还能走动，生活尚能自理；而他，身体在一点点变僵硬、失去知觉，到最后，或许只剩下眼睛还能转动。可他即便难到如此，也没有自暴自弃，没有想过放弃生命，而是拿起笔，写下自己的挣扎、坚持与希望。

整本书真实记录了蔡磊从最初不愿相信、难以接受，到坦然面对、再到主动“迎击”的全过程：有治病的艰辛，有对人生的思索，更有对亲情、生死的深刻体悟。身为曾经的京东副总裁，他又以企业家的魄力，整合资源、推动科研、搭建患者数据平台，发起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全球攻坚。

书页是冷的，文字却滚烫暖心。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是蔡磊那股“纵使不

敌，也绝不屈服”的精气神。我和他病得不一样，可都站在“癌症”这两个字面前。曾经的我，谈癌色变，自怨自艾，怨天尤人。可读完蔡磊的故事，我忽然清醒了。就像他说的：活着本身就有意义。不必整天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只是病了，不是死了。

蔡磊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，拼尽全力，为渐冻症患者寻找出路，搭建“渐愈互助之家”，链接上万名患者，推动建立中国第一个渐冻症病理科研基因样本库，为医学研究撕开一道微光。他说：“如果没人做，那么我来做。”“唯有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对参与各方都有价值、都获益的事业，才有可能真正使它成为撕开黑暗的一道利刃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心里那片灰暗，一点点被照亮。人家尚在绝境，仍在拼命发光；我不过是病痛缠身，又有什么理由轻易认输？“未到绝境处，彼岸花不开。”不到最后一刻，永远不要放弃。

谢谢你，月亮湖，在我最迷茫时，为我递来一盏灯。

谢谢你，蔡磊，在自己的至暗时刻，还不忘为别人点亮黑夜。

这本书，就是我黑夜里，那座稳稳亮起的灯塔。

文心可医

□ 瞿杨生

已经不记得是几月几号，只记得那是一个光线发闷的下午，窗外的梧桐叶子一动不动。那天下午的心情，像泡过三遍的茶，寡淡又带点涩。写了一上午的稿子，发给朋友，对方回了两个字：“还行。”在我看来，那两个字比任何差评都让人泄气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茶水凉透多时，我懒得去续，就这么坐着，任凭一种说不清的低落从心底缓缓涌上来。

为了逃避这种低落，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。是的，随手，没有任何目的。是那本翻过很多遍的《文心雕龙》，书脊有了裂痕，内页有铅笔的划线。我以前读它，是为了学写作技巧：怎么构思，怎么炼字，怎么让文章有风骨。可那天下午，我根本没力气想这些。我只是机械地翻开，目光落在某一页上，然后愣住了。

那句话是：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。”出自《神

思》篇。以前读，以为是空话，“虚静”不就是发呆吗？以前我总认为，写文章要靠灵感，靠激情，靠熬夜和咖啡，跟“虚静”有什么关系？可那天，我突然看进去了。我发现自己脑子里全是噪音：我不行，别人比我强，这篇文章哪里都不好……这不恰恰是“不虚不静”吗？心仿佛被搅浑的湖水，怎么可能写出好东西？

“陶钧”两个字，我琢磨了很久。钧是制作陶器的转轮，制陶的时候，轮子要平稳、匀速，泥土才能被塑成形。如果制陶人的手一直在抖，轮子一直在晃，做出来的只能是歪瓜裂枣。写文章何尝不是如此？焦虑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，是拧巴的、讨好的、用力过猛的，自己读着都难受，何况别人。

坐在桌前，我试着放下“一定要写出好文章”的执念，拿起笔，写了几行日记，写窗外的鸟叫，写楼下豆浆铺的吆喝声，写自己此刻的

烦躁。写完之后读了一遍，发现那些文字虽然朴素，却有呼吸感。那一刻，我恍若被开了一剂药方。原来刘勰说的“虚静”不是消极，而是告诉我们要让心先恢复秩序，心静了，文章自然就“活”起来。

合上书的时候，窗外天色依旧灰蒙，但我不觉得堵了。不是问题解决了，而是看待问题的方式变了。我重新打开上午那篇稿子，删掉了几段刻意煽情的句子，改了几个拧巴的小字：“专治文心郁结”。但说到底，刘勰没学过心理学，但他深谙此道。

想到这里，我甚至忍不住猜测，如果刘勰活到今天，他大概会开一间药铺，柜台上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专治文心郁结”。但说到底，药方从来不在书里，它藏在我们放下书之后的那份安静里。所谓“文心可医”，医的不是身体，是一个写作者被噪音困住的心。



暮色里的灯

□ 章仕荣

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即将开启，满城书香萦绕，总会让我想起自己与阅读相伴的时光。从年少时的功利浅读，到中年后的倾心深耕，书籍如同一盏渐亮的灯，照亮了我的人生旅途。

小时候的我，并不爱算读书，也不是在灯下听老人讲故事长大的孩子。若说与文字有交集，也只是为了完成作业。上中学时，我心想提高作文分数，便翻阅各类散文与杂志，专门摘抄优美语句，学着描摹人物、渲染风景。日积月累，十几本摘抄笔记，让我的作文成绩稳步提升，时常获评“优”，还能站在讲台上朗读习作。

中专第一堂语文课上，老师夸赞我的《开学第一天》真实动人，让我当众朗读。午后的教室阳光斜照，我的声音轻轻回响，心底满是自信与骄傲。那一刻，文字带给我的成就感悄然生根，可那时的阅读，终究是为分数服务的功利之举。离开校园后，没了考试的约束，书本便被搁置角落，渐渐蒙尘。

参加工作后，运动成了我的生活主旋律。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，各类球场都有我的身影，奔跑跳跃、挥洒汗水，是最畅快的消遣方式。可随着年年岁增长，体力日渐衰退，球场上的力不从心，让我开始思索人生下半场的安放之处。恰逢全民阅读活动在身边兴起，四十五岁那年，一次书城漫步，让我真正与阅读重逢，读书也从此融入日常。

近年百重拾书本，我也曾迷茫：该读些什么，哪些文字能指引前路？全民读书活动的各类分享与推荐，给了我方向。我怀揣着走好下半场的执念，在书海中寻觅，偏爱品读年轻女性的人生著作，想从她们的经历中汲取智慧与力量。

于是，手机上刷到百岁老人的生活视频，我总会点开细看；书店里遇见她们的作品，便欣然购入。我好奇她们跨越岁月的人生智慧，期盼在文

字里找到应对衰老、安放心灵的答案。而全民读书周营造的浓厚书香氛围，更让我坚定了静心阅读的决心，在文字中沉淀自我，丰盈内心。

在阅读的路上，我最先遇见摩西奶奶。她七十六岁提笔作画，笔下的烟火日常温暖治愈，传递出“人生不急，慢慢来”的从容。这份豁达，让我明白，任何时候开启热爱都不算晚，阅读亦是如此。

随后，我读到戴安娜·阿西尔的《暮色将尽》。这位七十多岁才开始写作的老人，在书中坦然直面衰老与生死，诉说读书写字带来的内心安宁。她活至一百零一岁，用一生诠释了晚年亦可自在做自己。

一百零一岁的吉泽久子，独自生活却把日子过得鲜活有趣。她在文字里传递着珍惜当下、心境向阳的生活态度，用心感受落日、飞鸟与烟火，认真过好每一刻，让我深受触动。

而最震撼我心灵的，是杨绛先生。她一生历经风雨，晚年痛失至亲，却以八十余岁高龄伏案耕耘，整理文稿、创作《我们仨》。沧桑过后的从容通透，让我懂得，书籍与文字，能赋予人对抗岁月的强大力量，让人在年华老去时，依旧保有精神的光亮。

这几位跨越地域与时光的长者，就像暮色中提灯的行者，而书籍便是她们手中那盏温暖的灯。在全民读书蔚然成风的今天，这盏灯愈发明亮，照亮无数人的心灵。

人生暮色渐临，前路依旧漫长。有书香相伴，有这些文字里的智慧指引，心中便少了惶恐，多了安稳。借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契机，我更愿坚守阅读这份热爱，以书为伴，以文养心。

往后的日子，我会珍惜每一段阅读时光，循着书中的光亮，认真对待三餐四季，不辜负时光，不辜负自己。在书香浸润中，把人生下半场过得安静、从容、妥帖，让读书成为伴随一生的生活方式，让心灵永远有温暖的灯火照耀。